

新年礼物

□修瑞

我的卧室和祖母的卧室之间隔着一堵红砖墙，墙上有两扇半对开六宫格的红松木框玻璃窗，窗框刷着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东北农村比较流行的海蓝色油漆。因为年久，漆面多有斑驳，露出下面的原木色。若是伏在窗前细闻，隐约还透着一股松香。窗上扯有一抹蓝底碎花窗帘，白天的时候蜷在窗子一侧，夜里铺开，隔断两间卧室。

我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借一束台灯的光，缝补破了洞的布鞋。灯光熹微，直至我将头全部抵进灯光里，才勉强看清针脚。我没有打开卧室的白炽灯，那灯的光线太霸道，我担心它在强行穿透碎花窗帘的时候，扰了祖母的清梦。祖母年纪大了，入冬以后又时常咳嗽，许久没能睡一个囫囵觉。难得这夜安稳，不到八点钟她便睡下了，少时还起了轻微的鼾声。我猜想，大约是因为我提前放寒假回家的缘故吧。见了我，她心里高兴，又或者因为我同她说了一整个下午的话，一直说到晚饭以后，说得乏了。

不论怎样，睡下了总是好的。那双破了洞的布鞋，缝补起来难度不小。一来因为之前已经缝补过多次，补丁摞了三四层，缝补的针脚厚实得像是祖母手掌上结了几十年的老茧。再想下针，一时间竟不知该从哪里入手。二来因为遭了老鼠啃咬，将近四分之一的鞋面不同程度破损，需要大修。其实，如果单纯为了穿用，大可不必去缝补那样一双鞋子。那时我与祖母一起生活，家境虽然不富裕，但不至于买不起一双新鞋，况且那双鞋因为尺寸偏小已经没办法再穿了。之所以选择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缝补，因为它是多年前祖母亲手做给我的，自己种的线麻，自己纺的麻线，自己织的麻布。

那是怎样的一双鞋？我相信祖母在缝制它的时候是用心的，毕竟这个缝制的过程从一年的早春就开始了，直到入秋才完工。但说句实话，她并不擅长女红，就好像她不擅长做面食一样，蒸了一辈子馒头，不是面碱没和均匀，就是面没发起来，每每这样。说起馒头，她做给我的那双布鞋圆圆滚滚，倒是颇像两颗出自她手的馒头。显然，这一次的“面”又没发起来，鞋面粗糙且生硬。不仅如此，两只鞋放在一处，几乎难以分辨左右，甚至其中一只比起另外一只要长出半厘米。而我恰恰是凭借这长出来的半厘米区分左右脚的。

我不喜欢那双鞋。那不是祖母第一次给我做鞋，在那之前的好多年里，每年她都做那样一双或者两双鞋给我。起初我并不讨厌它，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后来讨厌，因为有同学给我的鞋子起了“豆包大傻鞋”的绰号。我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我把这份屈辱归咎于祖母和她做给我的那双鞋。我想尽办法去破坏，我使劲在地上摩擦，我用力踢踹路过的石墩或者树木，甚至不惜把脚踢得肿起老高。可是每次我把鞋子踢坏，祖母总能修补好。于是，我偷拿祖母的顶针，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把上面二百四十多个凹窝全部用钢钉凿穿。我烧七八壶开水，给祖母种在院墙角落里的线麻幼苗反复浇灌。

那天以后，祖母再没给我做过布鞋，那双被我再次踢烂的鞋子成了她的收官作品。她以手指上五个血洞的代价把鞋子补好，穿在了自己的脚上，从我读初中一年级，一直穿到考上大学。

“补它干啥，是不是你鞋坏了？”祖母轻咳一声。不知什么时候她掀开了窗帘，开了半扇窗。

我怀疑是刚刚突然响起的爆竹声吵醒了她。

“没，我的鞋好着呢。就是觉得这鞋好穿，扔掉可惜了。”我说这话时低着头，没敢与祖母对视，也没敢告诉她那双被她三年前扔掉的鞋，被我偷偷捡回并一直收藏着。

但很显然，她认出了它。

祖母像挖矿工人一样用铁匙薄薄地在一颗苹果内部刮了一层果泥润喉，说一双旧鞋有啥好穿的。我说鞋子还是旧的好穿，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祖母说她不懂科学，只知道没有哪一双鞋不是由新变旧的，也没有哪个人不喜欢新鞋的。

“明天就是明年了，前幾天赶集，给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往后要走的路多，换一双新鞋穿，走得轻松些。”

不由分说，祖母从我手里夺过鞋子和针线，打开自己卧室的灯，关窗，拉上窗帘。我伏在台灯的光束里，眼前突然就明亮开来。一针一线，连同她的清咳以及窗外零星的爆竹声，皮影戏一般，全然映在窗帘上。

想来，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多么普通的一夜，因为一双鞋，怎的就成了我余生耿耿过不去的一页。

诗歌里的元旦

□纪洪平

将一本365页的精装书，小心翼翼地打开
扉页上仿佛印有浅浅的小花卉
原来，春天已悄悄躲进这里
等待一行行在纸上发芽的文字

豪情永远从第一句涌出
与其字斟句酌，不若脱口而出
这些埋入纸里的文字
需要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
除了春夏秋冬，日月星辰
还有人间冷暖和那游牧时光

每个字都能拆出希望、坚强与梦想
力透纸背的祝愿
尚未落笔一字，腹内已成锦绣文章

人间烟火抚人心

□刘海英

“大过年的，你怎么没买新衣服？这里有双新袜子，你拿去穿吧。”婆婆说。平淡如水的对话中，透露出我的尴尬，我竟然一双新袜子也没有。这段对话发生在多年前那个生活拮据的春节。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一定要的，没有新衣服，年依旧过。

女儿说这是没有生活仪式感，这句评价很中肯。我对节假日的淡漠对待，让生活缺乏惊喜。

每年春节都要在婆家团聚。三代同堂，来自五个家庭中的三个男孩大一点，两个女孩小一点。吃完年夜饭，沙发上、地上，大人和孩子随意地挤坐在一起，各自聊着不同的话题。当两个女孩来到大家面前站好，家庭版春节联欢会就拉开了序幕。

联欢会的节目不尽相同，要么唱歌，要么表演，要么做游戏，孩子小的那几年，都是孩子们的舞台，后来发展到全家总动员。

第一次的联欢会很简单，只有两个小姐妹的演唱。那时候小妹五岁吧，我的女儿八岁，两个人因为歌曲演唱的速度不一致闹起了别扭。后来，妹妹一直在主持人的岗位兢兢业业；姐姐坚持古筝演奏，筝曲的空灵消去了心头的烦躁，常常在短暂的寂静后爆出热情洋溢的掌声。

孩子再大一点，开启了家庭代表团参赛模式。每个家庭一组，表演各自的节目，赢了有奖品，输了的要进行惩罚。

那时候，我并不能全身心投入，女儿对我的不热心很无奈。多数都是女儿独自演奏古筝，我们只作为背景板出境。这样很容易被评选为最后一名，受到惩罚。

有一次我受到的惩罚是扮演猪八戒，这个惩罚如果放在今天，我会很愉快地接受，并且努力多演几个二师兄的经典动作。而当时，觉得更多的是出丑，在大家的嘘声中，草草走个过场。

每个家庭的奖品都是两个女孩的精心画作，印象最深的一幅是农家院里，炊烟袅袅，晒太阳的奶奶，喂鸡喂鸭的妈妈，满院子跑的孩子们，卡通的画面，丰富的色彩，看着就很喜庆。画奖品也是两个女孩假期最快乐的事情。

再后来，家庭成员不能齐聚，我们又开始了家庭组队趣味游戏。“画脸谱”的项目最经典，也是保留游戏之一。规则是每个家庭出两个代表，两个家庭为一组。蒙上眼睛，原地转三圈后，到指定位置，在一个圆圈内画出耳朵、鼻子、眼睛、嘴。

第一次画脸谱，严谨的大哥认真嘱咐其他三个人，安排谁画鼻子，谁画眼睛，研讨每一个环节。可是，真正画出来的结果是洋相百出，学法律的大哥画歪了嘴，是鄙视那些犯法的人么？外出创业的二哥“眼高于顶”，是不是提醒自己不能好高骛远？妹妹的“兔子耳朵”是想耍闹哪样？变了模样的脸谱让大家笑得捂着肚子，地上、沙发上滚作一团。

收尾游戏一般是“萝卜蹲”。一组四人，每个人代表一种蔬菜或者水果，一人先开始说“萝卜蹲，萝卜蹲，萝卜蹲完，西瓜蹲”，另一位头上戴着对应水果或蔬菜名字的人要立即接下来继续说，若未及时说出则被淘汰。常常是一声开始后，并排的四个人因为紧张乱喊乱蹲，场面看起来有点像“打地鼠”，想不笑都控制不住。

每年的活动项目不尽相同，有唱歌、弹奏等表演，有“踩气球”“青蛙投球”“两人三足”等趣味项目，兴起时，常会延续到夜半时分。

最近几年，各种原因导致春节相聚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少，联欢会变成了茶话会。万家灯火时，各自的故事在述说、倾听、解惑、鼓励中逐渐消散。

今年的春节要怎么过？我想拉一个横幅：多忙都要回家！下面用气球、拉花烘托出热闹氛围。每个人做一道带有年味的美食，开展一次春节摄影、绘画比赛，看看谁的镜头里、画笔下年味最足？

年味，人间烟火的味道啊！

桃子。我痴痴地看，仿佛这幅画与我相关。回转身，母亲给我换上新衣服，塞我手里几块糖，姐姐们又开始歙嘎拉哈了，这是我最羡慕的玩具，她们有羊嘎拉哈。嘎拉哈是东北女孩最喜欢的传统游戏，此物准确地说动物后腿中间接大腿骨的骨头，猪骨和牛骨头嘎拉哈较大，玩起来有些笨拙，而羊嘎拉哈特别精巧美观，更容易放在手里摆弄。姐姐们将羊嘎拉哈摆弄得油光发亮，更令人羡慕的是小巧玲珑的骨头被涂上鲜红和金黄的色彩，看上去玲珑可爱，因此我也想要。在姐姐眼里我要什么都可以，唯有嘎拉哈是她们的宝物，不可“侵略”。见我做出想要的举动，她们咯咯地笑，边笑边装进自己衣袋里，这是她们童年最钟爱的玩具，也是我渴望得到而无法获取的心事。母亲最忌讳新年谁发出不开心的声音，一旦有哭闹的声音，母亲会和言细语反复强调说：“大过年的，不要让她不开心，快哄哄她。”这里的“她”基本指的是家里排行最小的我。于是紧张的气氛突然变得和谐。

除了房间焕然一新，母亲反复叮嘱的话语也在提醒我新年到了。我控制自己，不要哭闹，即便喜欢姐姐们手里的嘎拉哈，也保持沉默，我眼巴巴地站在一旁围观，母亲手拎一只粉色缀满小碎花的布口袋走过来，抽着蕾丝花边的布口袋扎得严严实实，鼓鼓囊囊。

母亲神秘地把我拉到一旁，将布袋塞入我的怀中说：“看看这是什么新年礼物？”我拉开蕾丝花边，见大布袋里装有10个排列均匀、设计大小不一、装有谷物的游戏口袋。每只口袋手工缝制精细，花色斑斓。

其实除了欣赏，我并不会做踢口袋游戏，包括嘎拉哈花样玩法我都不会，只是喜欢而已。我捧着口袋跑到姐姐面前显摆，姐姐们全神贯注地歙嘎拉哈，并不理会我的存在。我把糖块放在她们眼前再次示意我有的她们没有，姐姐旁若无人般开心地跳起来，突然在她的裤袋里滑落几块糖，这时我才懂得，母亲的爱是“平分秋色”。

多年后，我们的孩子也长大了，他们以另一种形式欢度新年。十几个孩子自发组成演出团队，他们把我母亲家客厅房间布置得特别喜庆，贴“福”字，挂灯笼，五彩气球飘浮在屋顶，小提琴、萨克斯、租来的演出服装，各种演出道具齐备。他们唱歌、跳舞、自己编排小品，这些来自一个大家庭的表兄妹穿戴戏服，各自进入角色，演出内容大体突出表现我们亲人之间，每个小家庭的欢快感人故事以及我母亲的博爱片段。出乎意料的是，服装走秀节目竟然穿着我所代理的品牌服装，演出虽不专业却令人捧腹大笑。

比起我们儿时的跨年夜，开心的情绪相似，娱乐项目却大不相同。

记得那年那夜，姐姐捧着嘎拉哈“哗啦”一声倒在我的眼前，她笑呵呵地说：“借你玩一会儿，时间到今夜零点前。”我激动得不知所措，忙打开母亲为我缝制的游戏口袋，献给姐姐，姐姐捧着口袋跑了，我也补上一句：“借你玩到今夜零点前。”

我们各自玩着新鲜的“玩具”。

须臾之间，母亲推开门笑呵呵地说：“新年马上进入倒计时了，孩子们又长一岁，祝福你们新年快乐！”欢呼雀跃中我们不分彼此地把嘎拉哈和口袋抛向半空。

常常把这些美好的记忆连接在一起，倒计时、跨年夜，一年有一年的惊喜。

倒计时

□刘秀玲